

## 大專組第二名

#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之我見

陳南宏 /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系

歷史給了這個島嶼，殖民者更替的法理失序，讓半個世紀以來，逐漸覺醒的我們，仍不敢理所當然的呼喊「台灣」。然而，在已經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上，我們仍用「中華台北」、「中華民國在台灣」、「台北辦事處」的曖昧名詞，來宣稱自己，甚至連聯合國網站以「Taiwan Province of China」稱呼我們，也默不吭聲。

我們這般的噤聲啞口，卻又時時得透過別人來肯定，「台灣」這個名字。日前，美國布希總統，針對世界貿易組織，說出「Republic of Taiwan」，台灣內部又陷入「口誤還是下意識」的舌戰，獨派團體欣喜若狂的在白宮前「感謝布希政府」，他們追求國家主體的信念，即使到老仍在堅持，這種精神讓我們後輩感動的，可是，這樣的「感謝」，也意涵著台灣人民對自己的認同、國家定位，歷經長久威權政體的扭曲控制，仍被形塑成沒有勇氣的意識與主體。要在國家與國家間不平等的全球變局裡，看國際強權的說法，察言觀色的期待、應和著。我們的失望總會在這樣的釐清裡，一步步的浮現出來，開始做著「尋求一個正名、主體認同」、「解決內部社會不平等」何者孰先的單選題。但這兩種思考對於台灣，卻該是互為表裡的。

對外而言，「尋求一個正名、主體認

同」，讓島嶼上的群體更能勇敢站立。追求一個國家的正名、認同體的想像，雖已在上個世紀初風起雲湧過，這個世紀國與國之間早被全球化，無形消弭了界線，我們尋求一個正名、主體認同，聽起來或許會是過時的，但若國家為人類群體發展的一種無法後退趨勢。在今日政治事務跨國界影響的情形下，我們沒有正名、凝聚共同體的島嶼，則處於走在鋼索上的驚險，群體的利益終會在強權競爭下被犧牲的結局，仍息息相關著群體裡的個人能否安身立命。

對內而言，人類群居的發展，是從血親成為家，再透過婚姻交換擴大為宗族，進而發展為部落，部落再聯合成國家，因此，個人的人性尊嚴，是所有群體的出發點，而個人的尊嚴必須受到平等的對待。所以，「解決內部社會不平等」，是讓認同「台灣」的每個個體，都能在這群體裡，享相同的權利，盡相同的義務，使我們能更為細緻的繪著「台灣」。因此每個人的處境獲解決，而能繽紛，不是只要一個名字，卻仍讓人與土地繼續在這空殼下痛苦著。

因此，當務之急便是以台灣正名加入聯合國，以提升國家主權於國際間之認同。這樣動作的完成不但建立起台灣國際地位，同時亦向強權打壓的中國宣告，台灣

國家主權獨立早已是事實，然在追求加入的過程中，也必然促使台灣人對台灣認同的愈趨完整。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浪潮，在最近這幾年愈見高漲，但屢屢受中國阻礙，使得我外交人士處處碰壁。但這樣的無理強權壓迫卻逐漸帶來這幾年台灣人民對自身身份認同的自覺與省思，政黨的輪替、511台灣正名活動、社區建設的群體意識，種種活動都反映時代人民對土地的思考，這是大家樂以見之的，不過，這樣的聲浪似乎斷斷續續，絕非一時之計。我們應當有計劃地，從各方面著手，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方能凝聚台灣全體人民的力量，以下將從策略上提出個人幾點簡單的看法，以供參考：

#### (一) 向聯合國要求台灣正名

聯合國網站上的我們是「Taiwan, Province of China」。許多同學做報告要引用資料，運用網路連結，發現聯合國統計處的網頁，從其進行的亞洲太平洋地區經濟及社會調查（1998.4.8）、世界經濟報告書（1998）、到聯合國新聞稿，都稱我們為「中國台灣省」。網頁註記說明這樣的稱呼並無任何政治實體、領土疆界的特殊界定與概念，實質上卻已經影響其他學術單位，甚至國際標準組織（ISO）也如此引用資料稱呼我們。名字的重要，不是只用來作為他人辨識的標籤，更是用來告訴別人：「我希望你如此了解、理解我」。而在聯合國網站上，從發佈的新聞稿到所進行的經濟調查內容，都以「Taiwan, Province of China」指稱我們。事實上，台灣早落實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投票選出自己的總統，踩過歷史的斑斑路程，政府更確立人權保障的想法與原

則，我們根本不該被稱為「中國台灣省」。況且，早在1971年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通過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聯合國唯一合法的中國代表。從此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會員國資格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取代，往後聯合國開會R.O.C.的座位上坐的是P.R.C.的代表。若要求P.R.C.讓我們使用R.O.C.，則變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更何況P.R.C.在國際上獲得「China」的代表權。也連帶獲得「China」的使用權，如果我們要求正名的名字出現「China」字樣，則易生混淆，也使得我們直接承認受P.R.C.的政府管轄，如同P.R.C.在網站上用「Hong Kong, China」代表香港。「Taiwan」除了是地理位置的指稱，更代表兼容多元文化的意涵。國際著名媒體皆稱我們為「台灣」，CNN、NHK、紐約時報、德國之聲、時代雜誌等，都以「Taiwan」報導我們。

面對一個國際交流頻繁的世紀到來，網路提供的資訊蒐集便捷，將影響各國不同的人用網站的資料瞭解我們。在二次大戰後，聯合國已成為國際互動的重要組織，其所架設的網站、提供搜尋的資料，深具客觀的公平性及學術價值。故更正聯合國網站稱呼我們的方式，是停止我們在網路時代中被誤解的重要一步。因此，可使台灣不再被ISO認證錯誤，讓所有持有「Taiwan」字樣護照的我們，在國際遊走時不被混淆。對網站上的一個名字「用心計較」，目的是要讓我們在電子化時代裡不被混淆，讓台灣的能見度增加，而起身面對聯合國在強國們主宰下的謊言，有助於使台灣人民不再被封閉於島內，能在網路便捷的交流裡，獲得一個在世界舞台的

發聲點。因此，我們應先要求聯合國修正對外公開之中國台灣省的錯誤名稱，以及相關文案資料的錯誤名稱，建立國際間普遍台灣正名的觀念，說明台灣絕非中國的一省，以避免造成各國對台灣身份的混淆。因此，外交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應正視聯合國網站稱我們「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一事，積極透過政治途徑解決。請立委排入質詢議程，要求外交部對此議題實質回應，而非消極應對，除此之外，我政府官員應更為積極，擬定適當外交文案，廣達發送至各國政府，主動釐清聯合國對台灣與中國稱號的混淆。

#### （二）媒體的運用與媒體教育的再提升

在這資訊傳達飛速的 e 世代，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宣導台灣加入聯合國之急迫性與正當性，是最直接也是最快速的方法；製作宣導短片，成立廣播電台，發行報章雜誌，舉辦講座……等等，藉由媒體文字或語音之宣傳，將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訊息，傳達於全民。但是，在使用傳媒過程中，媒體必須自警的是，我們提供的是宣導，絕非意識形態的強行加諸，我們給予的是史料事實與多元價值觀的呈現，因為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是台灣全體人民的共同參與，而非一己之見。我們必須釐清，媒體所提供的應是一種多元價值的正確引導與選擇參考，絕非某政黨某團體乃至個人政治意識的操控，若是如此，大眾輿論應給予攻訐糾正。過去戒嚴時期政府以威權方式，嚴格管制人民思想的歷史錯誤，不容再犯，因此，在運用媒體之際，應步步為營。

另外值得一提的不是在媒體的運用，媒體的運用只是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表層活動。在表層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同時，

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媒體報導與媒體傳播的內涵，有敏銳的觀察才能切中社會現況的癥結，方可使媒體除了提供訊息傳播之外，又能教化社會大眾，有正確的媒體理念與心態，才能塑造 e 世代速食文化中的新標竿。種種從媒體本身的架構重新談起，便是這邊要提的媒體教育的再提升。舉個例子：不久前，陳水扁總統在回應中國連續多次不友善的外交干涉時，講出：「台灣要走自己的路。」當時各大媒體均熱烈地討論陳水扁總統的這句話，是否有意將台灣帶往獨立建國之路，而不去深省為何總統要做如此的回應。大量宣示該議題焦點僅是冰山之一角，不但不能夠提供大眾較全方位的資訊與思考，反而又讓問題陷入統獨二元性的思考；如同 511 台灣正名活動一般，台灣正名的目的在證明台灣這個名字，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大多數的報章雜誌、call in 節目，都將目標又轉移到統獨二元思考的焦點上，而忽視台灣正名的主體訴求。

媒體教育之所以必須再提升，乃在於媒體可以透過圖文影音傳播，可以提供大眾各種所需訊息。對於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政治議題，媒體的報導，不只是訊息的傳達，還有誘導觀念的取向。例如某家報紙在報導一則主權獨立的新聞時，卻大篇幅地以國家安全考量，甚至對岸打壓性的喊話圍繞其左右，這無疑是刻意塑造民眾模糊該議題焦點的柔性手段，值得我們深思。媒體教育之提升，如同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一樣，皆在建立自我主體的架構，使媒體不再單單只是伴隨社會議題而發聲的被動體，還能夠提供社會大眾正面性的教育，擴大對話空間，如同大愛電視、公共電視，在慈善工作與自然保育方面所做

的努力。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需要全國人民齊心奮鬥，在台灣政治混亂的環境，媒體教育之再提升，顯得相當重要。

### （三）從基層教育做起

最後要提的一點是以愛爾蘭獨立建國為例子，來談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愛爾蘭脫離殖民，獨立建國，獲得最後勝利，其最大的主因來自於愛爾蘭人對於自我文化的認同。雖然台灣有別於其他被殖民地而後獨立建國的國家，在於多族群共存、漢文化長期影響以及戰後政權專制等等的複雜因素，種種議題的討論至今仍不斷持續。但是值得我們藉愛爾蘭為鏡，在於愛爾蘭人將自己對愛爾蘭的認同，超越血統與宗教的文化觀點上，來追求脫離殖民，這在某一程度上，與台灣如今欲建立台灣人的觀念不謀而合。筆者提出唯有從基層教育著手，才能使愈見成型的台灣人土地認同逐漸完整。

何以如此肯定？過去在國民黨執政下的人文、歷史乃至地理之基礎教育，往往輕鬆帶過有關我們土生土長的台灣所有資料，而沉溺在過去源遠流長的浩瀚中原文化意識，不知清醒。這樣教育環境下的年輕一代，在成長過程中，容易對家鄉土地的歸屬印象產生混淆，加上政局的盪亂，大多數人選擇游離在不知歸何去向的模糊地帶。因此，面對對岸中國的打壓，大多數台灣人仍不能有自信地昂胸抵抗，只是質問：「若是打過來了怎麼辦？」因此，倘若要有足夠的自信，使全民能認同台灣，就得靠基礎教育的培育，而且這樣的培育絕非如過去殖民者一般，以異國觀點強加諸於台灣人身上，而是從歷史、人文、地理、藝術等各方面，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觀點，例如：九年國教中，台

灣文史教育的推廣；社區大學、社區運動培養在地青年，教育在地居民的活動宣導，都是值得我們繼續做下去的。這樣健全的文化主體論述，在「愛台灣」、「台灣是我們的母親」口號的持續加溫下，讓我們能更抬頭挺胸，更理所當然。最後，以這樣全國兩千三百萬台灣人的堅定意志，要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勢必引起國際間非凡的注意與關切。

### （四）從族群平等到台灣第一

台灣族群歷史之複雜，常常被政客或者學者拿來當作炒作話題，有時還變成爭權者手上的一把利劍。筆者卻認為台灣多元族群的共存，不但不會成為我們談台灣主體認同的絆腳石，反倒有推波助瀾之效。

以客家人、本省人、原住民，甚至是外省人族群的生活經驗與在地觀點，來談台灣認同，將是一項浩大的工程。畢竟台灣島內族群間的互動或者是生活利益的彼此尊重，在尚未令人感覺到「平等」的味道出現之前，卻要求我們去愛台灣，要我們推動以台灣正名加入聯合國，似乎有點本末倒置。沒錯，許多談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專家學者，或者是活動召集人，也往往沒有做好這方面的基礎工作。但仔細想想，原住民的歷史、客家人的歷史、戰後外省人來台與四百年前漢人渡海來台至今的歷史，論情感歸屬或論民族性格，他們對台灣認同之想法必有所差別。今日，我們若只是以大多數本省人意願（筆者無刻意塑造），高喊台灣萬歲口號，未免失之偏頗。倘若能由多元族群觀點，由下往上，塑造或者演繹出共同生命體驗的台灣觀點：一來，非但改善多年來族群議題被利用之現象，再則達到由族群平等到台灣第一的主要目標。如此重要之連帶關係，

卻在我們急迫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腳步中，給忽略了。

從族群平等到台灣第一，這樣各族群意識的團結，在聯合國內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之多年議程，無論就世界人權、就歷史經驗，國人如此貫徹的意志，必然引起聯合國各會員國熱烈討論。

「Taiwan」除了是地理位置的指稱，更代表兼容多元文化的意涵，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絕對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

運動，更可以說是追求台灣認同的一項重大里程；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是迎合政治訴求的變相獨立建國運動，而是自我主體的建構與再省思。上面提出的幾點，只是筆者對於這幾年民間與政府共同為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的一些觀察，重要的還是行動，有規劃、有策略的步伐，才能一步步走向勝利、成功的日子，就在不久的將來。